

摇书名：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出摇版摇社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署摇摇名：肖羽轱编著

书摇摇号：陽月苑原象曉原京市園圓原蓑運·猿缘

电子版定价：缘媛园元

版摇摇摇本：圆园园年 员月第 员版

数据核字 () 第 号

目 录

一、风满楼	员
二、迷惘的革命者	员
三、短兵相见	圆
四、织摇网	源
五、空问行云凝眸处	源
六、无计赴国忧	远
七、关河梦断	愿
八、大树悲风鸣	怨
九、凄风苦雨	员
十、欲暖还寒	员
十一、忽闻人间曾伏虎	员

一、风满楼

员 1955年初冬。

这一年的寒流来得急迫迅猛，刚交立冬，西北风刮起来已经像群狼似的嗥叫不止了。院里的柿子树叶儿落得精光，几根枯瘦的残枝在寒风中摇摆。西伯利亚刮过来的寒流久久地盘踞在北京上空。好在屋里已经烧上了暖气，和室外俨然是两个天地了。

薛明把贺龙过冬的衣服都翻腾了出来，摆在床上一件件地翻着。她盘算着，该补的补，该拆的拆，该添置的也要添置件把。贺龙的衣服不多，常穿的也就是那么几套军服。整理起来很方便。贺龙坐在沙发上看新来的大参考。

薛明说：“别光顾了看，快过来比比这件毛衣，还是刚进城的时候织的，好像瘦了！”

贺龙转过身去，让薛明举着毛衣在背上比划，眼睛还是没离开那几行铅字。

秘书急匆匆地进来：“首长，刚接到中央通知，立即到上海去开会。”

贺龙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什么内容？”

秘书说：“没有讲。”

这种情况比较少见。以往通知开会的同时都要一并告知会议内容，让与会者好作些准备。

贺龙又问：“几时开会？”

秘书说：“无限月 远日。”

贺龙沉吟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秘书出去了。担任贺龙办公室主任的薛明这才开口道：“要不要再打个电话问问？到底开什么会嘛。”

贺龙说：“他不说，就有他不说的道理。不用问了。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发了个通知，是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，这事挺急。可能会议还是与此有关。”

薛明说：“你这是瞎猜。”

贺龙皱了皱眉头说：“猜就猜一回嘛。你去跟秘书说一声，把东南沿海的作战地图和有关材料都给装上！”

上海的冬天显得姗姗来迟。贺龙一行下了飞机，便被接到一所独门独院的平房里，这里是兴国路 员号。院子里的冬青树剪得齐齐整整，在冬天里看到一抹青绿很让人兴奋，薛明很高兴，觉得这个环境挺静谧。

简单地安顿了一下，秘书便来通知，过一会准备开会。会开的时间很长，已经很晚了，贺龙还没有回来。服务人员来问可不可以开饭摆台子了，薛明说再等一会。稍等了片刻。门外汽车声响，小罗说：“是首长回来了。”便去通知开饭。

贺龙大踏步地走了进来。薛明说：“怎么这么晚？”贺龙的脸色挺难看，一声不吭，薛明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想了一下，此刻要问，一是显得仓促，二是有时会议上的事，贺龙要不愿意说，问了也白搭。于是决定不问，只是催着开饭。

贺龙说：“不想吃！”

这事态就有点严重了。贺龙不是那种遇到点事会憋在心里的人，从前不管打仗、行军、工作怎么难，他总是说：肚子是要吃饱的，吃饱了才有劲干革命。今天居然说不想吃

饭，可见遇上的不是一般问题了。

薛明不得不发问了：“怎么回事？去开会前还好好的呢，会上说什么了？”

贺龙犹豫了一下，呼吸都显得粗喘急迫起来，不过声音并不高：“这次开的，是批判罗长子的会。真是没想到哇。”

“没有想到”这句话明显是带有情绪，只能跟薛明说。没有想到或者想不通的事情，以前也有过，等弄明白了或是弄清楚了，问题就算解决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批判罗瑞卿，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开始只是说关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，单是这个问题，一年前有过争论，贺龙以为已经平息了，没有想到旧话重提，而且声势还很急重，一上来就准备给罗瑞卿戴上一顶反党的帽子。

当然事情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才有的，回想起来，大约是从1959年，许多事开始显出别扭来了。

1959年10月下旬，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“郭兴福教学方法”现场会以后，发现了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。于是向中共中央报告，建议在全军推广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，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大加赞许，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。中央军委在1959年的10月10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，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。

事情进展的很顺利，由于这种教学方法生动活泼，收效显著，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接受，所以，这个群众性练兵活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。

在那段时间里，贺龙显得年轻许多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练兵活动中去。下了部队，看了军事表演，他回来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就对薛明说：“你该去看看，那些战士打的真是精彩。兵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嘛，过去战争时期，我们不也是很重视练兵吗？”薛明瞧他高兴，便故意和他抬杠说：“那得打掉多少子弹哇？那不是浪费吗？”贺龙没听出来薛明的“别有用心”，认真地点着薛明的鼻子说：“你这个同志，观点不对头呀！账不能这么算嘛！如果发~~发~~子弹给一个新兵，就得用~~发~~发训练他打枪。表面上看这样做是有点划不来，用~~发~~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？”薛明说：“对呀！”贺龙笑了起来：“对什么对！告诉你，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，~~发~~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。反过来，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，~~发~~发子弹可能打中~~发~~个敌人。”在贺龙的影响下，薛明也成了军事训练迷。只要有看军事表演的机会，一定不放过。

练兵运动在深入开展，为了进一步掀起练兵热潮，源月中旬，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“比武”。北京军区被拔为参加全军“比武”的代表队。由总参谋长罗瑞卿组织实施。“尖子”分队的军事表演相当成功。贺龙觉得应该让中央领导人也来看看。于是，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，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精彩的军事表演。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。贺龙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，向他报告了北京军区“尖子”分队表演的情况。但是，仿佛泥牛入海，那封信没有得到回音。也许，这就是一个讯号，但贺龙忽略了，因为更令人兴奋的事向他涌来。当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，以及北京军区“尖子”分队的表演情况后，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，并且以他一贯的幽默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

简报上提笔批道：“此等好事，能不能让我也看看？”

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。

远月 缘日和 远日，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，北京和济南两个军区的“尖援子”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，分别在北京西山、阳坊和十三陵，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。在长长的一串到场的显赫的中央领导人的名单里，独独没有林彪。

贺龙又一次忽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。在这一系列的、被很多人称为“我军的盛举，我国发展史上光辉篇章”的活动中，林彪一直没有露面。

原是不应该忽略这件事的。但确实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影响了判断。众所周知，林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症。比如说，怕见风，爱出汗，只要一看见水就拉稀。所以，他在北戴河的别墅盖了好几处，一定要在一个看不到海水、听不到海浪，但又能嗅着有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。他总是以一个疲倦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所以，当这样一个病人，没有参加类似军事表演这样比较容易引起劳累疲惫的户外活动时，没有能够引起包括贺龙在内的任何人的注意，也并不奇怪。

不过林彪没有总是闲着。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组织全军推广“尖子”经验的时候，林彪派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蹲点；假调查研究之名，行搜集大比武“罪证”之实。

叶群是以什么身分去的，谁也没有说，这个工作组在下面蹲了一个来月，先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好几份调查报告。夸大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“移苗并丘、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拼凑‘尖子’；重军事技术，轻政治思想；追求锦标，弄虚作假；歪风邪气，庸俗下流；管理简单粗暴，影响内外团结”等十大问题。报告中有的话说得分量很重，可谓危言耸听：“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，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，四个第一受到冲击，败坏了部队的作风，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（射击）、扣米（投弹），扣一、二、三（单双杠）、扣一条线（队列），很少关心世界大事、国家大事、党的大事……”又说：“长此以往，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‘木头兵’，‘木头官’，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。”

在大比武中，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，而且贺龙与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正了。贺龙三令五申，反复告诫部队必须是练为战，不能练为看，坚决反对拼凑“尖子”和其他种种弄虚作假的现象。这些问题经提出后有的已经纠正，有的正在纠正。叶群这次把它重新提出来，并非是为了改正缺点，多半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

毛泽东支持的练兵运动，公开提出反对是不策略的，但可以换个说法，拿的出手的理由是“政治挂帅”，让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。

还有一层意思，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来的。

应该说，林彪和罗瑞卿先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。罗瑞卿是四川人，人很能干。在彭德怀被罢官之后，由国防部长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。

林彪有病，也是为了照顾他，毛泽东告诉过罗瑞卿：林总最近身体不好，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军队的事。罗瑞卿和贺龙还有其他军内领导人一起搞了这个“大比武”运动，

搞的这样轰轰烈烈，全军都热火朝天地动了起来，惊动了中央，惊动了毛泽东。观看军事表演，不仅毛泽东亲自去了，还带去了在京的中央首长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。何等的风光热闹，却独独没有林彪。林彪不能容忍了。林彪的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林彪曾经对罗瑞卿说过：“我们的威信不够吧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。”这里虽然是用了“我们”这样一个显得挺近乎的词，不过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罗瑞卿本人无关。说到“南昌暴动”，当然是另有所指。林彪有时候对自己缺乏自信。罗瑞卿对林彪这种酸酸的想法没有吭气，这也不是他可以随便议论的问题。

在延安时，有一次兴致所至，毛泽东曾送过罗瑞卿两句话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毛泽东有敏锐准确的观察力，这是对罗瑞卿突出的个性有感而言，也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引导。据严格的说，罗瑞卿对毛泽东这两句深奥的评语一直是迷惘的，他很不懂得避过锋芒。他坚持认为苏区时期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，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，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。罗瑞卿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，不能搞空头政治。林彪听到各总部、各大军区及军兵种领导对他提出的“大比武‘冲击政治’”的说法不赞同时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。”大比武的风波算是过去了，但是林彪和罗瑞卿，也许还有别的谁，之间却拉开了距离。

这次上海会议的前十天，林彪在苏州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罗瑞卿，说了一通关于治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的话题。罗瑞卿觉得谈话的气氛显得比往日还轻松些。自然没有想到，十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天后召开的上海会议就把他整了下去。

贺龙的眼睛凝视着窗外，仿佛在注视着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，轻轻地又说了一句：“只是罗长子一个人么？”薛明答不上来，事情来的太突然了，不由得身上袭来一阵寒气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初到上海时的轻松心情已经荡然无存。

很沉闷地吃完了晚饭。饭后，李井泉来了。刚刚坐下，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也来了。他们的住处离兴国路 员号不远。

薛明很愿意他们来，这会儿，她很想有人来与贺龙说说话，多知道些情况，不然总像闷在鼓里似的。她让秘书去端了一盆苹果出来，自己坐在沙发上，削好一个就递给了王光美。

王光美说：“这苹果真大，是烟台的吧？一个可吃不下了，刚刚吃了晚饭，我和少奇分一个吧？”

刘少奇点点头说：“行，分我少一半。”

王光美用水果刀一切两瓣，递了过去：“半壁江山，吃吧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薛明说：“倒显得我小气了似的，还多着呢，一会儿带点回去。”又削了一个递给李井泉。

李井泉说：“谁跟我分？”

薛明说：“谁也不跟你分，自己消灭！”

李井泉举着苹果找贺龙：“贺老总，咱俩共同解决，怎么样？”贺龙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靠在沙发上，迟迟才说：“吃不下去。”大家都沉闷下来。薛明赶紧打岔说：“井泉，一个苹果算什么，一会儿就消化掉了，能者多劳，能吃多

吃！”

刘少奇不抽烟斗，自己点了一支烟，缓缓地问：“老总，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，你知道是开这样的会吗？”

贺龙说：“奇怪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够知道呢？我还想问你呢。”

李井泉说：“开会前，我们书记处的几个人都在昆明，原先是想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。知道罗瑞卿也要来昆明，后来就打了个电话，说好了在昆明碰个头，然后一起去看看工厂什么的。可罗瑞卿还没到呢，我和小平同志就被叫到上海来开会了。开什么会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，所以一点准备也没有。”

刘少奇吸了一大口烟，说：“这么说，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哇！”

不知道的情况不只是这一点，罗瑞卿离开苏州后不久，林彪搬到了上海，随即派叶群去了杭州，因为毛泽东在杭州。叶群去究竟说了罗瑞卿一些什么话，谁也不知道。当晚，毛泽东让汪东兴派专车送叶群回了上海。然后就在上海开的会。

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，除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等人之外，知道真正内容的人很少。另外，参加人员的范围也很怪，既不是政治局的会，也不是书记处的会，更不是军委的会。一些特殊人物，例如无任何职务的叶群却显得异常活跃。

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，叶群坐着车到兴国路 员号来了。薛明仍旧是拿出大苹果来招待客人。

叶群摆着双手说：“哎呀，苹果我可不敢吃，生冷，对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胃不好！”薛明说：“那吃块糖吧，上海的奶糖味道不错的。”

叶群捡了块“大白兔”说：“糖我也不能多吃，对牙齿的腐蚀作用可厉害啦！不过我既然来了，就尝一块。不然你该说我啦！”薛明说：“你喝点热茶吧，这是今年新下来的龙井，一来可以冲冲糖的甜味，二来可以暖暖胃。”

叶群嚼着奶糖问：“有没有炒花生？嚼奶糖吃花生味道很特殊的，你没有尝过？”

薛明歉意地说：“可惜没有花生。”接着问：“孩子们都好吧？”

叶群说：“老虎还好，豆豆这孩子不知怎么搞的，性格上好像有点毛病，跟我话很少。”

薛明说：“你们要求高，管孩子别太紧张了。像我们家那几个，活泼的有时候都显得没大没小了！”

叶群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对，赶明儿送老虎和豆豆上你们家去受影响，现在是严肃有余、活泼不够。”

薛明也笑着说：“好的。贺龙就是喜欢小孩子。在延安那会儿，只要听说谁谁谁牺牲了，他就要把孩子要过来，说‘这个算我的’！”

叶群说：“真是，咱们两家应该经常走动走动才对。过去我不敢来，是因为怕贺老总骂我，我摸不透贺老总的脾气！”

薛明说：“他那人，就那脾气。也说过他，没什么效果。”

叶群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所以我怕啊！咱俩是多年的老关系了，说些啥不算什么。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，我也不会

总记着；是不是？以后你不说了，我也就既往不咎了。”

叶群说的“不会总记着”的“那些话”，可见并没有忘。薛明也没有忘。是指在延安时两人发生争吵的那件事。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了，像是封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。现在尘土又被一阵风吹的飞扬起来了。薛明一时不及所料，没想到叶群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，既大胆又无耻。薛明倒显得一时语塞。叶群的双眼盯着自己，急切地等待着回答。不容思索，一句话脱口而出：

“过去的事你我心里都清楚！”

这句话太不策略，无疑是给了叶群迎头一棒。叶群脸色微微一沉，想发作，知道不是地方，理由也不充足，再加上也有几分心虚。一旦想明白，细长的眉毛挑了一下，脸色转得很快，叶群说：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。”

薛明也有点后悔，自己太唐突。一来事情过去已很久了，旧话重提，不必恶狠狠地揭老伤疤，大家都要痛的；二来现在身分也不同以往了，都是元帅夫人，也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了，不必让人家说，一点涵养没有。但一时情急仓促，倒想不出新的话题来改变气氛。

倒是叶群应变自如，几秒钟的工夫，脸上已经有笑容了，很亲切地说：“元副很关心贺老总，总催着我来看你们，回头见着贺老总，记住代我们问好！”

薛明说：“好的，也代我和贺龙问林总好，请他首先把身体养好！”

叶群说：“你看了今年愿月员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了吗？”

薛明知道她是问那篇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”，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点点头：

“看了。你是说那篇文章吧？”

叶群拍了拍手说：“对呀，你知道吧，那是 ~~贺龙~~ 决定用贺老总的名义发表的，问我，我说当然好啦！~~贺龙~~ 总是说，贺老总在群众当中威望高，特别是这几年，~~贺龙~~ 身体不好，军队的工作主要是贺老总在抓，很辛苦呀！是有功之臣嘛！”

这番话有讨好的味道。不过做法有点幼稚，像小孩子似的，“这块糖是我给你的”。另一层意思是做了好事，一定要说出来，让你知恩报恩。薛明说：“谈不上辛苦，贺龙那个脾气呀，你要不让他工作，他才要生病呢。”

总是不太投机，叶群有点讪讪地。该说的话都说了，又扯了些天气冷暖之类不着边际的事，叶群也就告辞了。

等贺龙散会回到住处，薛明帮他脱下夹大衣，一摸两边的口袋都是鼓鼓囊囊的，掏出来一看，是好几本会议文件。贺龙忙说：“别动！这些东西我自己保管！”

薛明说：“不交给秘书？”

贺龙说：“不交，你也不能看！”

薛明叹了一口气，把文件依然给他塞进口袋里。贺龙的这个举动有点一反常态，但现在违反常规的事太多了，这次在上海的许多事都显得古怪，让人不能理解。

吃完饭，在院子里散步。台阶上放着好几盆迟开的菊花，浓紫淡白，团团粉黄，开的正到好处。贺龙驻足欣赏，又招呼薛明道：“你过来看看这朵，像不像个紫爪金龙？这也就是在上海，气候温暖湿润，要在北京早就过了季节了。”

薛明不想打断他这几天来难得的好兴致，敷衍道：“开的是好，真是不多见。”

贺龙浅浅地笑了一声，走了两步，忽然停下脚步扭过脸来看着薛明，问：“怎么搞的嘛？吃饭的时候我就瞧着不对劲。你说说吧！”

薛明知道有事也瞒不过他，只得说：“今天叶群过来了。”于是把叶群的来访经过说了一遍。

贺龙静静地听完，沉吟了很长时间，这才缓缓地说：“叶群很能说，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，别人发言她还不断插话。”叶群在会议上针对罗瑞卿的问题说了很多。概括起来，大约。不外乎三条，一是反对林彪；一是反对突出政治，再就是向党伸手。有的事情是查无旁证的，听得到会的人目瞪口呆，吃惊不小，如坠五里雾中，看着叶群很认真地一直在煞有介事地滔滔不绝，谁也不敢说这些事是子虚乌有。叶群说了这样一件事，已故世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临死之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她说，他对不起林总，上了罗瑞卿的当。这个“当”说的是罗瑞卿曾要他向叶群转告四条意见，逼林彪下台。这四条意见是：一、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，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，只是时间问题；二、要保护林彪的身体；三、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；四、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，一切交给他负责。叶群说得很是回事，她听完之后当时就把刘亚楼顶回去了，说罗瑞卿不会这样说。并且安慰刘亚楼好好养病，不要背包袱。养病就是养病，再操心工作上的事不合适，对身体无益，等等。但是没有想到刘亚楼见她没当回事，于是又亲自找林彪谈。这样才使叶群觉得问题严重了。刘亚楼与罗瑞卿有很好

薛明（贺龙夫人）传

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，他说的话分量不同于别人。

还有更严重的事。说罗瑞卿有一次上林彪家去，很嚣张地对林彪说：“病号嘛，就是要休息，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。”说得林彪当时就出了汗。临走时，在走廊上还把路过的猫踢了一脚，扯大了嗓门说：走开！里屋的林彪听见又出了一身汗。这事有证人，是叶群、林豆豆，还有林彪秘书。

这事显得有点可笑，离奇的有点近似于演义了。但是薛明笑不出来，心里沉甸甸地像是渐渐注满了铅水。罗瑞卿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林彪又怎么会是这样呢？

夜的寒气已经慢慢地袭来，在院子里站立久了，明显地感觉到了上海冬夜的那一份渗入骨髓的湿冷。贺龙仿佛是在自言自语，这几天突然发生的许多事，让他一下子不能接受，可又不能不接受，这种痛苦交织着缠绕着他，他努力想要理出个头绪来。他的声音喃喃的，不知是说给自己，还是说给薛明听：“叶群的话靠得住吗？罗长子真的做得出来？”

薛明伸过手去，紧紧地握住了贺龙的大手，她想要分担点这一份沉重，但又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单薄，那样的无能为力。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贺龙的感激之情已经从温暖的手心里有力地传递了过来。没有一句话，两人之间的情感在这沉默的冬夜里延续不断而缠绵地沟通着、交流着。

好一会儿，贺龙才轻轻地说：“往回走吧，外边凉。”

贺龙有更深一层的想法没有说出来，他意识到了叶群的来访也许意味着什么，叶群说，她对以前的事不记恨，如果是真的，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？这一次的上海会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不会是批判完了罗瑞卿就算了结了。可是，下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

二、迷惘的革命者

转眼到了1966年的夏天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就是不堪回首的灾难岁月的开始。

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。

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年代。

事实上，党内及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，尽管这些人后来都被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根挂满荆棘的大棒子打得头破血流，开始却一直对这场动乱的认识和估计不足。

缘月源日至圆日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给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定下了“反党”的调子，制定了指导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纲领性文件《五一六通知》。而后，在愿月员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大字报：《炮打司令部》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“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以人们不能料及的迅猛之势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了中国大地。无论在何处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批判会、斗争会、声讨会，看到形形色色遍及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农村的大字报、大标语，看到一律身着黄军装、手举小红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、奔走、串联和呼号，看到一夜之间从中国大地如同雨后菌菇似地涌出的各类造反组织，看到这些组织们之间的抗争、辩论、分裂，以至武斗，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遭受冤屈、打击、迫害和摧残。一切都变得不好理解起来。